

别了,我的2020年

□ 陆向荣

时光太瘦,指缝太宽。路边的枯草还挂着昨夜的霜花,田间的贡菜已铺开绿色的地毯。时间就像手中一把握不住的沙,转眼间2020就不见了踪影,只留下记忆里的点点滴滴,丰盈着我的人生,让我止不住在电脑键盘上敲敲打打,把流年珍藏。

2020庚子年的春节,“新冠肺炎”打乱了我们的生活,让这个年过得极不平凡。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役中,我和我的同事们,用摄像机、相机和手中的笔记录下了生活中太多的不易和感动。作为一名一线记者,每当我戴着口罩踏上采访包出门,我都有一种上阵冲锋的感觉。不由得就想起了记者节写下的一首诗:“我们不是战士,却在炮火中/冒着生命的危险/写下一篇又一篇的战地日记/笔墨和纸张,就是武器/我们不是工人,却在工地上/凭自己的耐心和坚持/用镜头和闪光灯/定格创业的艰难与辉煌……”

这一年,脱贫攻坚打响收官之

战,乡村振兴战略的序幕已徐徐拉开。“脱贫攻坚百日行动”“三同五净两规范”“党员在脱贫攻坚一线”……为了让贫困群众早日脱贫,多少扶贫工作队队员舍家弃子驻村帮扶,“白加黑”“五加二”成了工作的常态。当然,我不是驻村工作队队员,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役中,我只是作为替补的一员偶尔从后方深入一线。因此,对于那些长年坚守在脱贫攻坚第一线的战友,我始终充满深深的敬意。我们融媒体中心也把《脱贫攻坚乡镇访谈》作为报道的重点,派出精干力量深入10个乡镇,在乡村一线蹲点采访,创作出了一批贴近生活、贴近基层、贴近群众的系列报道。

这一年,在做好领导安排的时政新闻采访的同时,我利用节假日时间,继续着《巍山草根人物》系列专访。关于巍山彝族打歌、刺绣、扎染、制陶、挂面、养蜂、打铁、冰糖葫芦的深度报道受到了读者的好评,部分作品还在《中国组织人事报》《中国文化报》《大理日报》刊出。假如有一天,这些作品真的集成书了,我也可以自豪地说,这

些,都是实实在在靠自己的心血和汗水换来的。

这一年,我常常感叹:过去干工作有时可以闲着一只手,现在干工作恨不能再生出两只手。作为一名内刊编辑,每周四个版的报纸,几百篇文章2万多字的阅读量,日复一日的采访,繁重的工作有时压得人喘不过气来。为了按时编好排好报纸的大样,有时下午一点多才吃午饭;为了写下一个稿件,有时清晨五点多就已在电脑前挑灯夜战。辛勤的付出自然也会有丰硕的回报,一年来,先后有10多件文学作品、250多件新闻作品在省州级报刊发表,还有书柜里新增的几本奖状……累累的硕果,让我感叹自己的光阴没有虚度。

喜欢摄影的我,经常在周末拎着相机,记录下我生活的这片土地上的美。巍山古城的云、政府大院古柏上的鸟儿、圆觉寺的红叶、大三家的樱花、静静的红河源……

满足贫困学子的新年愿望,捐款慰问孤寡老人,给重病患者捐款……滴水成海,大爱无疆。这一

年,我也发起和参与了一些公益活动。自从有了微信,私人募捐不再是什么新鲜事。每次看到类似的私人募捐,我都会捐上一点,我不但自己捐,还会发动自己的亲朋好友一起捐。事实上,我不是有钱人,这些年,我个人也遇到过一些事,但我从没悲观过。因为在我最困难的时候,也有好多人在帮我,那种感恩的心情,只有亲身经历的人才会体会到。

在工作之余,品酒聊天唱歌,偶尔在微信上发点小牢骚……这一年,我的生活也和小城的大多数居民一样,过得平淡安逸、波澜不惊。我多想,时光啊,你慢些走,或是干脆,就此停住。然而,南飞的大雁明年还会回来,消逝的时光却不能再回头。还好,人世间最幸福的,莫过于做自己喜欢的事,作为一个喜欢文学的人,我为自己拥有基层新闻工作者这样一份职业而感到幸运和自豪。

那么,就让我轻轻挥手告别悄然逝去的2020,在未来的日子里,继续沉醉在文字的清香中,指点江山,轻舞飞扬。

简说大理 ⑩

王峥嵘

大理的脉络

在南诏国的十三代王,237年的历史当中,我们应该了解和掌握的有这么一些事——

首先是六诏的统一,这是大理这一片区域迅速发展和文化融合的前提和条件,也为南诏、大理国奠定了深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基础,使大理地区作为云南文化中心一直延续到明代。

二是南诏国的都城遗址山龙图城、太和城、羊苴咩城、大厘城以及后来修筑的护国境的龙首关、龙尾关、三阳城等等,遗迹都是看得到的,让我们现在都能想象往日的恢宏,特别是我们现在依然可以非常直观地看到从那个时候就一直传到现在的千寻塔、石宝山石窟雕像。文化的力量能让我们感受到那个年代的壮阔。

三是汉文化的全面进入,让南诏、大理国时期的大理地区甚至云南地区的经济发展、政治成熟、文化繁荣、军事进步等等全面提速,实现跨越式的发展。从整体上讲,南诏时期,不仅官方通用语言是汉语,各种制度和场面上的处理方式,都是仿照唐朝的,南诏文化最鲜明的特征是仿唐性、开放性、包容性、多元性和多源性。正是这些特性,让大理文化,从南诏开始,就充分地体现了兼容并蓄的特质,大理也才能在以后,被称为“文献名邦”,也才能成为“亚洲文化十字路口的古都”。阁罗凤从四川带回来的汉族县令郑回,被他任命为清平官(相当于宰相),从此,王国的所有行政架构都学了唐朝的,军事和外交的策略也学了唐朝的,王城的规划和建筑,民间村寨的建筑都学习了成都等地的先进技术,田野的耕作方式、作物的选择等等,都学习了中原地区的先进经验,大批汉地工匠的引进,一下子把苍山洱海间的手工技术水平提高了多少代等等。最典型的,就是郑回在天宝战争后,为阁罗凤写的那个流芳百世的《德化碑》碑文,更显示了南诏国里官方的文化已经几乎等同于中原王朝了。

四是天宝战争后,战败的侵略者李密被奉为西洱河两岸百姓的本主。它很深刻地揭示了大理地区白族民间的本主崇拜的本质。结合对大黑天神被奉为本主,白族民间神话传说中的宰蟒英雄段赤城被奉为本主,凤羽白米村一带的樵夫张宝君(国王的三公主倒骑牛选婿)被奉为本主等等一系列白族本主的故事,可以深刻地理解白族的本主文化内涵,也可以相对明确地体

会白族人的民族心理和文化内核。白族的本主,简单地说,就是“食人间烟火的神”,祭祀本主的时候,要宰公鸡供奉,讲究点的人家,还要供猪头猪尾,也就是说,对待本主,白族人是自己吃什么,也就给本主供什么,把它当作家里人一般,平日里有事无事,都会去本主祠磕个头,向本主报告一下,遇上家里有事,事前会去报告,事后还会去报告,比如要栽秧了,会去点个香报告一声;栽秧顺利结束了,一家子会去本主祠杀鸡点香报告本主,为他的保佑表示感谢。白族地区是没有城隍庙的,所以本主还承担起了联通阴阳的职责,家里有人去世了,安葬后,要专门去本主祠烧香报告,请本主帮忙给逝去的人在阴间上个户口。

五是南诏国的历史,其实就是南诏和唐、吐蕃交往的历史。大致可以划分为四个时期,一是唐高宗到唐玄宗时期,南诏依附唐朝并逐渐壮大及至统一六诏;二是唐玄宗听杨国忠等的谗言,发动两次天宝战争之后,南诏叛唐依附吐蕃时期;三是苍山会盟后南诏与唐与吐蕃都和平相处时期;四是南诏吞并东爨地盘后所控制的区域不断扩大时期,这个时候南诏和唐朝是时和时战,不安定的动荡时期,当然,这个时期的最后结果就是同归于尽,都被自己国内的重臣灭了国。南诏国的君主,细奴逻是开国之君,最出名也是最具丰功伟绩的,还有皮罗阁、阁罗凤、异牟寻,此后有一个人也是值得大家认识一下的,就是丰佑,他是十三代王中唯一一个没有用父子连名的人,他的王位也不是从他父亲那里得到的,是从他哥哥功利那里得到的,而功利又是从他哥哥功晟那里得到的,他们共同的父亲是寻阁劝。丰佑很有想法,也想重振国威,但为时已晚,大理五华楼(不是大理古城内的那个,是羊苴咩城内的那个)是他建的,大理三塔中的大塔千寻塔也是他建的,他还送了大量的南诏年轻人去成都学化学手艺,最高时达到上千人。但这个时期南诏已经进入衰败期,丰佑也是无力回天。公元902年,写《德化碑》的那个郑回的后代子孙郑买嗣,他也是个清平官,在五华楼下杀了南诏最后一个国王舜化贞,同时还一下子杀了蒙氏王族八百多人,南诏,被自己的重臣灭了国,五年之后,唐朝也被自己的重臣朱全忠废了。

(未完待续)

“花随玉指,鸟逐金针”

——白族刺绣常用纹样图案寓意

□ 李萍

白族服饰文化源远流长、种类繁多,白族传统刺绣是白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白族显著的文化符号之一。大理地区的刺绣早在汉、晋时期就有记载;唐、宋时期已经十分发达,在《南诏中兴画卷》和《张胜温画卷》的人物服装上可清晰看到;经元、明、清代代相传,至今仍兴盛不衰。白族的刺绣艺术在漫长的历史演变中,融汇了其他各个民族的刺绣工艺,形成了集素雅与奇美于一身的艺术风格,凝聚着白族人民的勤劳智慧和独特的文化传统、审美意识、民族感情,并逐渐发展成为有地方特色的民族工艺,用它来装饰自己的服饰及生活。

白族妇女刺绣技法娴熟,针脚细密均匀,手工精细,从形式上给人以美的享受,充分反映了白族的手工艺风格。刺绣之前先绘制或以剪纸图案做底,再用各色彩线配绣。白族刺绣种类繁多,形式多样,突出表现在针法的独特运用和材质选择的独到上。常用针法有平绣、锁绣、打籽绣、挑绣、盘绣、襖绣、连物绣、贴布绣、勾线等。图案紧凑大方、生动形象,色泽鲜明流畅、平整干练、大气优美。每一件绣品都是一件精美的艺术品,具有极高的观赏和收藏价值。

常用纹样图案

白族刺绣纹样的题材大致包含了植物、动物、自然、人物四大类,其主要造型方式为原型仿生图案和抽象几何图形两大类。原型仿生图案是以生趣盎然的自然物像为基础,动态造型的把握极为重要,是一种比较写实的创作手法。这类纹样常见于白族服饰的围腰、围腰把手、裹背、香包、帐帘、鞋面上。抽象几何图形则是对大自然物像的提取加以主观意向的创新塑造,用点、线、面的概括组构能力构成简洁大方、节奏明快的图形。这类纹样常用于头饰、围腰飘带、挑花方巾、鞋垫上。这些装饰图案从取材拟形到再度创新,汇聚了白族妇女的智慧和心血,纹样的文化内涵和对

特定物像的情感体现出整个族群的精神文化崇拜与对生活的美好向往。

白族聚居的大理地区四季如春,鲜花常开,因此各种各样的花朵成了白族刺绣中的主要题材,且多以写实的仿生图案出现。常见的有梅花、茶花、杜鹃、石榴花、菊花、牡丹花、芍药花、素馨花、莲花等,这些表达富贵、平安、吉祥、多子多福寓意的纹样被心灵手巧的白族妇女广泛绣于围腰下摆、围腰把手、围腰、香包、鞋面上,既装饰了服饰本身,也表达了对生活的美好祝愿。

常见纹样寓意

蝴蝶纹及变形蝴蝶纹:运用较为频繁,“蝴”字在大理方言的发音同“福”,因此蝴蝶在白族人心里有母亲的寓意,也有多子多福之吉兆。民间有传说,蝴蝶多的年份,庄稼满仓,更是好运连年的象征。

鱼纹:世居在洱海周围的白族临水而居,过着农耕、打鱼的生活,以鱼为原型的图腾崇拜就这样出现了,鱼作为食物解决了人们的饥饿问题,且有年年有余的美好寓意,所以鱼纹样便被广泛用在装饰上,至今大理白族地区的小孩及少女有戴“鱼尾帽”的习俗。

鸡纹:鸡在白族先民的生产生活中作为报时引路的吉祥物,起着重要作用。同时,鸡黎明前的啼鸣预示着光明的到来,白族将其视为“金鸡”“神鸡”,奉为自己的先祖,供为氏族图腾,世代祭祀。所以鸡纹作为图腾崇拜也多出现在服饰纹样之上,女性常会佩戴鸡冠帽。

虎、狮纹:白族先民是远古氏羌族系的一部分,以往都过着游牧、狩猎的生活,狮虎为常见的动物,凶猛异常,被视为辟邪之物,所以经常将狮虎纹样绣在小孩的帽子、鞋子上,以达辟邪、驱鬼的目的。

鼠纹:因为老鼠繁殖能力很强,因此常绣老鼠于围腰下摆、裹背,以期家族多子多孙。

蝶恋花纹:寓意甜美的爱情和美满的婚姻,代表母亲呵护着儿女。



冬日

拍摄地点:大理市古生村 拍摄时间:2020年12月11日 作者:夏传武

大理美



2020年12月24日清晨,云龙县漕涧镇仁山村在云雾笼罩下,呈现如诗如画如梦如幻的迷人景致,美不胜收。

[尹云彬摄]

首届(香港)紫荆花诗歌奖暨全球抗疫诗歌公益大赛揭晓 茶山青李毓东作品获奖

本报讯(通讯员 陈欣蕊)近日,首届(香港)紫荆花诗歌奖暨全球抗疫诗歌公益大赛揭晓,大理州茶山青、李毓东两位诗人的诗歌作品分获一等奖和三等奖。

2020首届(香港)紫荆花诗歌奖暨全球抗疫诗歌公益大赛,7人获诗歌贡献奖,5人获一等奖,9人获二等奖,18人获三等奖,87人获优秀奖。

此次活动由中华时报传媒集团、世界华人流行音乐联合会、粤港澳大湾区艺术联合会主办,《中华时报》社、中华新闻通讯社承办。

从2020年4月发起至今,历时8个月之久,组委会共收到来自世界各地的13516篇作品(其中海外作品4426篇),共评出119篇获奖作品及7个优秀组织单位。大理州祥云县诗人茶山青的作品《太阳,请把这些泪水收去》(外二首)获一等奖;李毓东的作品《天使与良心》(组诗)获三等奖。

据悉,2020首届紫荆花诗歌奖暨全球抗疫诗歌公益大赛颁奖大会将于2021年5月22日至24日在香港大会堂召开。届时,获奖诗人及公开出版和发表的获奖作品集将与广大读者见面。